

固执世相

金晓星

“固执”一词,本意是指坚持不懈,后多指顽固坚持正确或不适应新情况的意见。正确的,当不在本文表述范畴。本文主要指坚持成见、不懂变通的心理现象。与固执相关的词,有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等心理或行为。

“一根筋”“九匹马也拉不回”是对固执者最形象的描绘。现实生活中,固执者俯拾皆是,屡见不鲜,只是固执程度上有差异。大多固执者表现在自以为聪明、精进、能干、算计上远超过他人,“世人皆醉我独醒”,沉溺于自个想象的主观世界中。这种状况,表现为主观、自我、封闭、顽固、僵化甚至教条。

以我本人的阅历,条分缕析一下,身边固执人群,就有以下三类。我过去一朋友,是中专财税专业毕业的,对数字较敏感娴熟。每次聚会,他总津津乐道于自个从事的税务工作,炫耀于他如数家珍的数字功底,或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确也有某些参考价值。因为喋喋不休,当旁人已经厌烦并蹙眉时,他依然陶醉于“数字”说,一副专业之至的样子,怎么跳不出数字的“窠臼”。这是一类固执。另一女同事,见识不甚高明,却好为人师。大凡场合上或路上遇见熟人,逮住机会就热烈地探讨起恋爱、

婚姻、家庭、理财、教育等问题,滔滔不绝,俨然以“生活百科全书”自居。这是另一类固执。还有一类人,确也研读了不少书,思考过人类和历史,有些人文情怀,对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颇有见地。但浅尝辄止,老气横秋,对他人积极进取的学习求知状态,经常会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用斜睨的目光观人处世,目空一切,还时不时摆出个“大儒”的模样。这是第三类固执。

固执于个人,最多也就前途坎坷,事业不顺;于家庭,最多造就一个平庸碌碌之辈,对社会不会构成多少威胁。然而,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由于固执己见、主观武断、盲目决策造成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项羽是家喻户晓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项羽又是个最固执不过的人,后期楚汉争夺天下,怎么也听不见亚父范增的意见,一手好牌,被他打得七零八落,最终陷入刘邦、韩信的“十面埋伏”,落得个“乌江自刎”的悲剧收场。明朝崇祯帝可谓史上最勤政、廉洁、勤俭的皇帝之一,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力图恢复大明帝国的辉煌。但他先是听信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把主战派袁崇焕凌迟。后期随着对农民军的围剿和对后金战事败绩,他严苛、猜疑、固执的病态性格显现,最终上演了一出景山“上吊”的身死国亡悲剧。

固执,是一个误区、盲区、死区,

蒙蔽了自己的双眼,遮掩了广阔视野,狭隘了自己的心胸,迟滞了事业上升空间,以致最后与成功无缘。固执之人,往往陷入深深的泥潭难以自拔,生活小心眼,见解小格局,事业难有起色。令人遗憾的是,固执之人自尊心又极强,不仅不能清醒认识到,反而会愈陷愈深,愈演愈烈,沦为偏执、顽固、执拗、死磕,导致人际关系紧张,落了个众叛亲离,最后跌入到人生的低谷。

“风物长宜放眼量”“直挂云帆济沧海”“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彰显人生境界的恢宏诗句,或许是警醒固执者的一剂良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界绚丽多彩又风云际会,人生起伏曲折又充满变数。总之,这世界和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幻莫测之中。“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

想起自己小时候读过的一则小寓言,大意是说:鱼缸里的鱼看到的是否是真实的世界。经过缸和水两次折射之后,鱼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天地辽阔,宇宙浩渺,人性复杂,包罗万象,焉知我们自个不是那鱼缸里的鱼呢?



马金豆腐干

郑凌红

中国豆腐天下第一。

家乡在马金。这个千年古镇,最高贵的气质是人文底蕴,最诱人的标签是豆腐干。记事起,每天清早天空就会飘来五个字:卖豆腐干咧……纯正的乡音一波又一波冲击我的耳朵,直到母亲把早饭做好。那么多年,吆喝声里听出的不光是性别和年龄,熟人和陌生人,还能听出卖家当时的心情和豆腐干卖得怎么样了。

对豆腐干的痴迷和父母亲有关,以母亲尤甚。我能想象当年的母亲,一听到卖豆腐干后,那种雀跃的心情和热烈的反应。首先是大声地应和:来了,我要买。随后是赶紧穿好衣服,起身开门,冲到装豆腐干的竹篮子面前,一边和卖家唠嗑,一边左看看右翻翻,摸摸口袋,抖抖硬币,本只想买两块,听得卖家又说:这豆腐干多好啊,多买几块放在家里又不坏。又忍不住来上两块。她买的豆腐干有两种,一种是外表金黄,白色打底,形如小砖块,长条,厚度4公分左右,闻之有豆花盛碗之香,这是马金豆腐干的大众版,家常,众口可调,老少皆宜,妇孺皆爱。另一种是外表灰黑,四边包灰,内中为白,闻之若皮蛋味,厚度2公分左右,受众相对较小,但喜爱之人则是爱不释手,越闻越香,可洗净即食,它就是藏制豆腐干,是豪华版的零食和小酌“神配”。

我是两者皆爱。藏制豆腐干隔三岔五用个塑料袋包着,带到学校里,藏在书包里,当零食。普通的黄色的豆腐干则是叫母亲变着法送到餐桌上,送到胃里,暖到心里。早

饭,豆腐干切成小段的长方形,如小拇指的一半,用咸菜,加青椒切细碎,爆炒。中饭,叫母亲从老家的木屋梁子上挑下腊肉,取火腿,截大段,切薄而宽片,用自家种的尖辣椒作伴,辅以蒜苗,偶加自制酱料,爆炒,暗红配青绿,酱香浮动,味蕾无求。想起那些年青椒腊肉的美味,如同昨日重现。父亲背着锄头,拎着手桶,矫健的身子往屋后走,两百多米直线距离的菜园地,三十见方的天地,两侧四五十株成排的辣椒苗,在他的呵护备至下成了最默默无闻的爱。

好的豆腐干,它一生的经历必然是丰富的、走心的。高山大豆被农人悉心拣挑,留下圆润饱满又耀眼的黄,山泉水浸泡近十个小时,洗去凹凸干瘪,用石磨磨浆。石磨一圈一圈地磨,保证了它的鲜嫩。伴随手作的温度和情感的厚度,烧浆,土法加菜油增口感,用不老不嫩的经验掌握火候,加“豆腐醋”,结“豆腐花”,入橘皮、点芝麻、添辣椒末、压榨、晾干、撒盐、切块、盖棕榈叶、烘烤,道道工具,层层推进,浑然天成。

对于马金人来说,宁可食无肉,不可无豆腐干。豆腐赛肉香,有了豆腐干,一日三餐就不慌。豆腐干的妙在于它的包容性,普通的豆腐干烘烤后就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色泽金黄,内里白嫩,与各种食材皆能汇合成一席珍馐,可为素调,可起荤舞。煎烤烹炸,炖煮烧溜,应付自如。而藏制豆腐干因为加了神秘的储藏器,而变得更具吸引力。用汤



瓶作为容器,躲进阴暗却干燥的微观世界,放入箬叶灰、芝麻等制成的灰,加上用香油炒

制后的食盐等,在光阴的眷顾下,夏天两夜,冬天五晚即可从瓶中“出关”。它不用再和火打招呼,和铁锅相遇,和油盐酱醋深情相拥,便能独占鳌头,惹人垂涎。洗净、切片、装盘、小碟蘸酱油或醋,便可得一方天地,享舌尖之乐。它咬起来有嚼头,带劲,一口下去,口腔鼻腔完全弃械投降,连陈晓卿也直呼欲罢不能。

难怪有人说,早在宋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后,朱熹就应马金乡贤之邀,携胡氏夫人到“听雨轩”讲学,其中的茶点便是马金豆腐干。虽未可考,但马金豆腐干的味道确是自成一体,每每被远人称道。

这些年,一路行走,豆腐的符号始终记挂心头。火车上的苏州小豆腐干,黄鹤楼边的臭豆腐,屯溪老街的霉豆腐,宁波鼓楼的百页结烧肉,湖州丁莲芳的干张包,福建龙岩的长汀豆腐干,扬州东关街上的“文思和尚豆腐”……虽口齿生香,伴我旅程,却不及家乡的豆腐干来得给力,有味,悠长。

我想,马金豆腐干最大的底气就是,再挑剔的人也会爱上它。



钱江源母亲河

老狼

这一条河
具有野心家的气魄
所有的钢铁
被它折成了朽木
多少历史
皇帝的年号
节节败退
但我对它也不客气
食过多少河中鱼鳖
我拿着屠宰的刀
使我成不了佛
而且心中隐秘的爱
因它而失去了不少阳气

这条河
月光下多么美丽
假如有七仙女在此沐浴
我必偷走一件粉红的衣衫
而那个留在人间的仙女
必是敦煌壁画描出的美丽飞天
她会用牙齿深深的报复
而我的身体有了万劫不复的齿痕

一个河边的草民
与风借水
与诗借浪
与酒借魂
这条河流会被装进
牛的眼睛
马的眼睛
鸟的眼睛
鱼的眼睛
它们折射出
这个世界的一个个局部
这个世界才多姿多彩

江山如此多娇
美人如此妖娆
人生的悲喜
功名利禄
最终被浪花淘尽
此生所欠的一瓢一饮
皆天赐之福
看似得来寻常
但万贯钱财也难以偿还
所以最终我生是它的人
死是它的鬼

青山枇杷

张蓓

它用秋天暗自蓄养的苞
冬日蓬蓬盛开的花
春天努力迸出的青
还有初夏黄熟璀璨的果
陪青山的农人
走过一个四季 又一个四季

四时风霜雨露
对枇杷来说
皆为惠泽
只怀抱一颗淳朴的心
永远伸展着苍翠的叶子
再忠诚不二地结出金黄的果子

都说“枇杷晚翠”
开化青山的枇杷 何以能如此的不急不缓 优雅优雅
站在东山头 遥看西山头
那一山一山的枇杷
那一棵棵葱葱葱葱的枇杷树
那长得密密匝匝的玲珑果
正在一棵棵枇杷树下
眉目传情